

我們

教室裡揚起一陣喧鬧，我睜開眼睛，視線還有些朦朧，只見窗外天色晴好，灑進教室一片濛濛的光亮。同學們頭低低地說話，十分熱切的樣子；然而那些談話內容，傳進我耳朵卻聽得不太真確。這時，站在台上說話的廖老師停了下來，說：

「不要講話。」

我輕輕點了點正前方的莊曉雯的肩膀。

「現在在幹嘛？」我氣聲問。

「你都沒在聽嗎？」她微微轉頭過來，輕聲說：「老師要我們下禮拜帶家裡的小動物來學校。」

她轉過頭去。烏亮的馬尾飛揚起，又垂落下來，在頸後輕微晃動，拋灑細細的光點。我揉了揉眼睛。這真是一個晴朗的週二下午。廖老師繼續講課，同學們卻又窸窣窣地說起了話來。我稍微弄清楚狀況，漸漸感到了不安。

「我想帶我家 Patty 來學校，你呢？」莊曉雯突然轉過頭來，對我說。

「不告訴你。」我給她做出一個狡猾的微笑。

「你很差吶。」

「Patty 是一隻貓還是一隻狗？」我試著轉移話題。

「你甚麼都不跟我講，我尬嘛告訴你。」她誇張地別過頭去，之後，又回轉過來，「你真的有養寵物吧？」

「有啦！」

陽光是有些刺眼了，整間教室被熱烈的氣氛所充滿，大家都在「你家」、「我家」地討論著自己的寵物，廖老師幾次要大家安靜也都靜不下來。我端坐著，心裡顫顫的，向四周張望，才終於尋見坐在左前方不遠處的林家祥。他靜靜坐著，雙手垂放於兩膝，有什麼心事的樣子。大概他也沒養寵物吧，我想，也就沒那麼不安了；但隨後我又覺著不甘心，畢竟我不是他那種人。然後我就開始想著要帶什麼寵物來呢？

晚上一回家，我就跟爸媽表明了這件事。當然免不了添油加醋，說是一定要帶寵物不然會加不到分，還說要越奇特的動物越好。他們答應了，但說不能養貓狗之類，媽媽有過敏，接著就談論起哪裡有不錯的寵物店。這讓我在之後好一段時間，都處在期待的愉悅裡，渴望著那天的到來。

禮拜天中午，我從國語日報上完課出來，進到爸爸車子裡，看見後座擺著一個大塑膠袋，便趕緊把它拆開：一個恰可以揣在懷裡的水族箱，裝有淺淺的水和一塊石頭，石頭上棲息著一隻巴西烏龜，只有我的半個手掌那麼小。

「怎麼那麼小隻？」我失望極了，喃喃地說。

「要慢慢養才會長大啊。」坐在前座的媽媽回道。

那隻烏龜似乎感覺到我在看牠，便昂起了頭，彷彿藉牠那窄小的眼縫對我投以畏怯的目光。牠不僅僅生得小，而且還蠻不好看。我越看越沮喪。媽媽又問：

「還可以嗎？」我雙手軟軟地捧著水族箱，因忍住不氣哭而沒有答話。回家以後，我把烏龜放到外面的陽台，不太想理牠，餵餵飼料也就罷了。

星期二終於到來了。在這之前，每每看到那隻烏龜，我就很難不去想像將牠帶去學校之後，會受到的嘲笑之類的；我想像莊曉雯看了之後說「原來這就是你之前**不告訴我**——的寵物啊？」就不禁顫抖了起來。去學校以前，我又看了牠一陣。是底，牠就在那裏，我就要將牠展示給別人看，雖然，牠仍舊是，甚至是顯得更加醜小了。我忽然有些退縮。不過我還是將水族箱放進有花色的塑膠袋裡，並將袋口稍微綁起，祇留下一點縫隙作使空氣流入用。

到教室的時候，時間還早，卻已經有些熱鬧了。我一進去就看到我座位前方有八、九人圍在一處，發出連連的驚嘆。我將烏龜在椅子旁藏好後，便湊過去看了。人群中央的桌上有一隻金魚，在一個窄口的透明塑膠瓶裡，緩慢悠游著。

我不禁倒抽一口氣。

那金魚實在太美了。

牠通身均是一式略略透明的雪白，在光線的照射之下，那白底浮出細微的粉紅和青紫的燐光色澤；大而透光的鰭在水中款擺，宛如水袖輾轉，裙裾漂流。然而我突然注意到，並疑惑地想：不知那金魚是怎麼通過瓶口，進去瓶子裡的？但這頓時興起的疑惑，很快就在我注意到牠的主人正是林家祥之後，消失無跡了。

「借我看一下。」

有人伸出手來，逼近那在桌上的瓶子。

「不、不要碰！」林家祥大聲叫道。他將雙手環住那瓶子，對那人投以警戒的眼光。大家繼續欣賞那瓶子裡的金魚，以目光的接觸和牠玩耍。

這時候的林家祥看起來真的十分不一樣。他的臉和耳朵都紅紅，亮亮的。一直以來，他都不是甚麼起眼的人物——至少在我的觀察中；雖然他真的有想要融入大家的樣子，每次哪裡有熱鬧的，他就會扭扭捏捏地站在外邊，直到被像周喜天那樣的人吼說：「林家祥，你看屁啊？」趕跑。但我們還是會任他加入我們的「遊戲」。那時，他會彷彿十分痛苦地，樂在其中，因為他永遠都是那個最常被「抓鳥ㄋ一么」的人。這或許跟他的樣子有關吧，我想，他是那麼樣白白瘦瘦，醜醜的，頂著一箇小平頭，講話支支吾吾，站著坐著的時候又常要把兩隻竹竿樣的腿交疊起來。但說實話，我真不喜歡周喜天發明的那種「遊戲」，不過既然大家都那樣玩，我也沒有辦法。女生當然不會那樣，可是，這卻讓林家祥沒什麼機會跟女生相處；他還蠻害羞的，再說要跟女生相處，他又太醜了。但其實，我並不那麼討厭他，只是他那雙又小又圓的眼睛，我真沒辦法忍受；之前幾次與他對到眼，都覺得很不舒服。而現在，他和他的金魚被大家包圍著，整個人看起來，就像是從灰撲撲的過去走出來，或像是剛洗完澡的小寶寶一樣，紅通通的。這才又使我真正有些反感了起來。

「可以讓我看看嗎？」

莊曉雯突然湊了進來，面對著林家祥，以水亮的大眼直視他。今天她把馬尾

解了下來，髮尾微捲的長髮垂落，顯得更好看了。

才有人想要制止，林家祥卻站起來，怯怯地說：「嗯，嗯，好啊。」他微微欠身，將金魚交給莊曉雯。莊曉雯用她那甜甜的聲音說：「謝謝ㄉㄞ。」林家祥別開眼睛，臉上一抹紅暈漸漸加深了。

我看著這一切，心裡很不是滋味。

莊曉雯高舉瓶子，邊看邊嘆道：「好漂亮喔……」水光從瓶子裡投射出來落於她底臉蛋。我突然感覺自己的胸腹被搥了一拳，不禁向林家祥叫囂道：

「你從**哪——裡——**弄來這隻金魚的？」

他轉過頭來，看向我，整張臉頓時刷白，半張著嘴，像要說什麼地沉默著。我一時還以為自己得勝了，微笑等待他的回答；沒想到，莊曉雯見狀，便放下了瓶子，向我斥道：

「你**尬**嘛這樣？」

我怔住了。眾人以奇怪的眼神看我，並陷入十分尷尬的沉默裡，直到站在莊曉雯旁邊的楊令晴指著那金魚說：「你們看，那隻金魚好像在說話呢。」大家才繼續欣賞那隻金魚的小嘴無聲的開闔，復又回到了早先的愉快。

我退了出來。

之後我就獨自待在位子上。莊曉雯回座位以後，我們也沒有說半句話。早自習的時間過得很慢，我趴在桌子上，什麼也不想做，只是看著教室前方，班長靜肅地站在講台，身後是黑板，記著「○：」和「×：」，旁邊寫有「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四月十三日 星期二」。我這樣久久看著，突然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，似乎，多年之後的我，將會記住此刻，並以我無法想像的視角去觀看這一切。

這時，椅子旁的塑膠袋裡傳出「叩、叩」的聲響。應該要讓那隻烏龜出來透透氣了，我想，可是我不願將牠現出來；特別是看到林家祥的金魚以後。我試著轉移注意力，看向窗邊，天色依然朗朗，陽光在風中與樹葉遊戲，落進教室淡薄的光影。然而，烏龜在石頭爬上爬下的畫面，依舊不止地，隨敲擊聲在我心中浮現。

我難受極了。向林家祥的位子望去，只見他微微弓著背，將那隻金魚捧護在懷裡。這使我想到了，他會不會，其實根本不樂於將他的金魚帶來學校供大家玩賞呢？我越想越覺得快要窒息了，並對自己剛才的叫囂感到十分懊悔。

整個早上的下課時間，教室裡都充滿歡樂的囂鬧，不時還爆出幾聲尖笑。大家都在玩賞自己或別人的寵物，但我發現，有帶寵物來的人大概只有一半而已，或許還不到；說實話，我原本就知道這不算是強迫的。

我依舊獨自待在位子上，遠遠望著那金魚在眾人的仰視中，悠游來去，而林家祥高捧著牠。這期間，我幾次偷偷打開塑膠袋，確認烏龜有好好地待在水族箱裡；牠在陰暗的箱子裡與我對望時，我發覺自己沒那麼討厭牠了，甚至開始覺得牠有些可憐。但我還是把牠藏好。

直到第二節下課，莊曉雯才走過來，對我說：

「也讓我**看看**你的寵物吧。」

我看著她，猶疑了一陣，才說：

「我還以為你不打算理我了呢。」

我裝作倔拗的語氣，其實差一點就哭了出來。

「怎麼會，」她微笑時眼睛眯起來，長長的睫毛包裹住雙眼皮底下烏亮中的光閃，「你想太多了吧。」

我還是扭捏著。

「讓我看一下嘛——」她繼續嗲聲說。

「好吧。」

我將水族箱從袋子裡拿出來，屏住呼吸，將視線投向那隻烏龜，並偷看她看那隻烏龜時的樣子。烏龜在終於到來的光亮裡，將頭高高地昂起，並注望向箱子外的我們。牠的頭濕濕的，在光裡發亮。我突然又覺得困窘極了。這時，我確定我真的看見莊曉雯皺了一下眉頭，然後我問她說：

「你覺得怎麼樣？」

「還好。」

「我原本還以為你會笑我。」

「有什麼好笑的？」

「沒有，」我趕緊轉移話題，「我也想看你的寵物，記得叫什麼 Batty 的對吧？」

「不是 Batty，是 Patty 啦。好，你等一下。」

原來 Patty 不是貓也不是狗，是一隻黃金鼠。莊曉雯把牠從籠子裡拿出來，放在掌心，對我說：「怎麼樣，很可愛對吧？」我說對，超可愛的，但其實我根本不在乎那隻黃金鼠，更不用說是牠到底是叫做 Patty、Batty 還是甚麼的。我只是呆呆地看著莊曉雯愛護、逗弄黃金鼠的樣子，那其中有種說不出來的溫暖和柔美。她的長髮染上流水般的陽光，披落在胸前，隨呼吸而起伏，顫動著。

「你要抱一下嗎？」

「好啊。」

我拿過去，隨便玩玩、翻看了一下。

「還我。」

她似乎感到非常不滿。

後來一切好像就沒什麼意思了。到了中午，大家也都玩膩了，唯一還有點有趣的是寵物的餵食，但我忘了帶烏龜的飼料來。不過我還是照常吃飯，一邊咀嚼食物，一邊環顧四周，發現林家祥也沒有讓他的金魚吃飯。這時，他座位附近已經冷清了下來，或許是與剛才的熱鬧相比，那冷清顯得很沉重。可是這才是正常的狀況吧，我想，畢竟沒有人會真正喜歡他，剛才受歡迎的其實也不是他，而是他的金魚，而他的存在卻又使金魚其實也並不那麼受歡迎。我覺得有點悲哀。假如他真的認為自己受歡迎了，我想，那大概也只是一時的幻覺吧。

午睡的時候，我還在觀察他，因為我發現他整個人變得很奇怪，有點陰沉。當才去倒便當回來經過他桌子，他看了我一眼；那雙眼睛，流露出一種彷彿受驚

之類的昏狂卻又落寞的神色；而當我注望向他，他竟又詭異地微笑了起來。現在他趴在桌上，一隻手臂枕著額頭，一隻手撫摸著放在兩腳之間的瓶子。我這樣看去，可以看見那隻金魚在裡面悠游，還有牠全身在黑暗裡發出來的白光，讓教室顯得好暗。

忽然，他的肩膀開始抽動，隨後就莫名地哭了起來。不過他的哭聲極壓抑而微小，很細很細地藏在全班教室的酣睡聲、電風扇運轉聲、風聲，以及其他窸窣窸窣的聲音裡。

我斜斜趴著，看他啜泣，覺得很累，很想睡。但我卻在這時無端想起了一件往事。那也是一個禮拜二下午，不過那次，我因為沒有寫國語甲本並打算蒙混過一整天而被廖老師抓到，要我留下來寫完才能回家。後來我去補交國語甲本的時候，發現林家祥也在那裡，正準備要離開，好像是老師把他留下來講話。我原本打算趕快交完就走，沒想到他卻跟了上來。那天是陰天，才下午五點多，天色就很暗了。我一直不打算理他，只走我的，但他一直跟在我後面，那讓我感覺他好像要跟我講甚麼，又好像，其實我正被他趕著走。總之，那讓我很不舒服，整個人都恍恍惚惚的。

我都是走學校後門回家的，而當我抵達，發現它已經關起來了。面對著關上的門，以及暗下來的四周，我突然覺得很害怕。我轉回身，對他吼道：

「你幹嘛跟著我？」

「我？我沒有啊。」他說。

他整個人落在黑暗的背景中，只有那雙小眼睛燐光似地飄浮晃漾著。

「我再問你一次，你到底想幹嘛？」

「沒、沒有，我只是想，想說你知道路，我們可以一起出去。」

「你是甚麼意思？」

「我……我每次都要花，很、很久的時間，才能走出學校。」

「關我屁事。」

看來一定要走到學校大門才出得去了。我穿過他，直接走回學校裡。可是有些門也已經鎖上了，所以我，還有他，就在那樣幾乎完全暗下來的學校裡，慌忙地快步走著，後來就奔跑了起來。燈滅了的走廊，一側是初晚的天空，一側是教室裡邊深淵般的黯黑。腳步聲連連敲打在無回應的空洞之中，減小，失落，來來回回，在不斷迴旋往下卻沒有出口的樓梯，走廊……

後來我不知不覺就睡著了。

當我再一次在教室裡的喧鬧聲中，睜開眼睛時，我看見——不會吧，我揉了揉雙眼——真的，我看見，一隻金魚，在亮晃晃的半空中，像是失控而狂飆了起來的旋轉木馬那樣地高速旋轉；牠蒼白的體色，在跑馬燈似的快速串接裡，形成一圈幻美的光環。我仔細一看，才發現牠其實是在塑膠瓶的渦流裡，因林家祥雙手的不斷施力而彷彿，飛了起來。

「林家祥！」廖老師在台上大聲叫道：「你在做什麼？」

原來，那堂課開始十分鐘以後，廖老師就管不住秩序，而放任我們依著她剛

才分派給我們的問題去「交流」了。我睡得太沉，以致上課了十五分鐘之後才醒來。那時，全班的人的目光都早已經投注到他身上了，像是被照拂在某種失而復得的榮光裡，林家祥他顯得癡狂又高傲地，舉著那隻金魚，讓牠在午後斜射進來的陽光裡，華麗地旋轉。這讓大家都放下自己手邊的功課或寵物，看著他；有的人半張著嘴，有的人歡叫。而這卻讓廖老師生起了氣來，表現出真正的嚴厲，叫大家坐回自己的位子去，只能跟前後左右的人交流，並叫林家祥到教室後方罰站去。有些人因此怪罪他，怪他讓這堂課變得無趣；有些人只是更好奇地，整堂課都看著那隻擺在林家祥桌上的白色金魚，有點昏眩地漫遊著；或不時看向林家祥，他後來都在教室後面，垂手站立，帶著一種奇怪的笑容，有些躍躍欲試的樣子。然而，下課鐘響之後，林家祥沒能回去秀他的金魚。

廖老師把他叫去辦公室說話。

後來，到了放學時間，廖老師也把我們都叫去辦公室說話。

「周喜天是第一個去把林家祥的金魚拿起來玩的人。」我說，其他人跟著點頭附和道。

「可是最後是在你的手上啊！」周喜天指責我。

「我只是拿著而已，我並沒有真正把它轉起來。」我抗辯道。

「屁啦，你明明就有轉。」

「不是。我沒有。其他人可以幫我作證。」

我向左右環顧，所有人卻都只是在想辦法讓自己脫身那樣沉默著，根本不可能站出來幫我說話。

「但是，會造成這樣的結果，代表有參與的你們都有責任，不是嗎？」廖老師說。

「我只有**摸摸**瓶子而已。」有人說。

「不管。」廖老師搖搖頭說：「總之，你們都有責任。」

廖老師看看林家祥，對他說：「唉，其實你也是。」然後她來回看了我們一陣，顯得有些無奈和苦惱，才又問他說：

「家祥，你希望老師怎麼處罰他們？或者，你希望他們怎麼樣賠償你？」

責任？處罰？

我心想著。

假如此刻其他的人都不在的話就好了。這樣，我就能再多跟廖老師坦承說，**跟我沒有關係**。真的，是這樣的，當林家祥被叫去辦公室以後，有些人就往那金魚湊過去；周喜天是第一個把它拿起來，照林家祥的方式玩的人。起先，大家都還覺得這樣做有點過分，但當另外幾個男生也一一搶說「我也要玩玩看」，並把那拿去玩之後，大家都漸漸陷入一種癡狂的狀態裡了。每個人都是這樣，當金魚落到他手上，起先，他還會有點猶疑，只是拿著瓶子輕輕搖晃，然而在大家的慫恿，以及自己突如其來的某種快感之中，他就愉快地暴轉起了那只瓶子。總共有六個人參與這場活動，不包括我在內的話，——因為，當我最後接到瓶子時，看

看裡面的金魚好像在游動，又好像沒有，才赫然發現，它當時其實只是隨著水渦漂流而已。是的，當那落到我手上時，就已經是一具死尸了。

「死了……死了！」我大聲說。而我的手卻像是黏住了一樣，放不開來。「欸，你們不要走啊，你們把去Y弄死了。」我真的驚慌極了。後來，有些人湊過來偷覷一下，不是趕緊逃開，就是面露慘白呆望著，而我自己是感覺到，有什麼巨大而陌生的東西突然降臨下來了，當我看見那魚尸的眼珠蒙著一層翳黯之時；當我看見，它身上那光澤漸漸散失，從珍珠顏色轉成白堊的顏色時；我感到非常地噁心，恐懼。其他人是這樣覺得的嗎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後來，當我看見教室裡的任何一隻動物，我都會有種非常駭怕的感覺。但是，我發誓，我**真的**沒有玩那隻金魚。這就是全部的事實。

「嗯？」廖老師瞧望著林家祥。

他低著頭，顫抖著，啜泣著說：

「你們，全部都去死——」

「家祥尤——」廖老師制止道。

但他只是手裡揣著那瓶子，很陰沉地哭泣著。

「算了，你們先出去，」廖老師揮揮手，「每個人回家寫一份五百字的心得報告，寫事情發生的經過，還有自己的反省，認為應該怎麼樣被處罰。其他的，明天來學校再說。」

「可是老師……」有人不滿地說。

「ㄈY'，五百字很多誼。」另有人低聲抱怨。

「不要再講了。」

我是最後一個退出去的。當我要反身將木門輕輕掩上時，瞥見廖老師將手扶在林家祥肩上，對他說：

「家祥，你聽老師說……」

回到教室，莊曉雯正在收書包。她一看到我，就將那裝著Patty的寵物箱往內挪移，好像我會傷害牠一樣。她原本應該沒有要跟我說話的，我想，是看到我一臉難過，她才又忍不住說：

「欸，被老師罵了ㄈㄗ？」

「是啊。」

「你們真的很壞。」

「跟我沒有關係，」我試著辯解，「你不知道……」

「你怎樣說都沒用啊。我們明明都有看到，你早上是怎麼對林家祥的。」

「那其實是……」

她原本還想說什麼的，但好像突然察覺到一件事，就把目光從我眼睛移開來，拎起書包，「算了，我不知道，我要回家了。」

不是這樣的。我在心裡呼喊著。她應該知道，我之所以硬是想辦法帶了寵物來，還一時激動挑釁了林家祥，不都是因為她嗎？我呆呆地站在原地，不知怎麼，覺得自己的心臟像是被誰緊握在拳頭裡一樣。

這時，我又聽見身側傳來「叩、叩」的聲音，但是比先前微弱許多。我去查看，發覺那烏龜已經非常虛弱了。我把牠拿到桌上，坐下來。就算是剛才在「交流」時，我也都是很快就把牠放到地上，藏起來的。現在教室裡沒甚麼人了，燈也幾乎都滅去，只剩下黃昏的光照，漸冷的風從後門吹滾進來。我默坐著，眼瞧那烏龜，牠疲困地趴在石頭上。我真的很怕牠就這樣死了。那金魚死時的樣相，像是甚麼霧白白的東西死死黏在我的大腦皮質上。「不要死……」我默禱著。之後，我想起學校裡一個僻靜處；那裏的生態池，應該可以讓我的烏龜的精神復甦過來。於是我趕緊收拾東西，把牠帶去那裏。

鑽過灌木叢中的空隙，繞過彎曲的樹幹，走進長草堆，才來到了生態池。烏龜從箱子裡滑出來，落入水中。起先，牠有點怯怯的，在陌生的池水中，虛弱且小心地划著。後來，似乎是發覺這裡還不錯，便將四肢舞動了起來，彷彿盡力地表達新生的歡快。

看著牠最後奮力而緩慢地，朝向水池深處游去，勾起一圈圈消散在黃昏中的波紋，然後終於沉進墨綠的水裡，我突然感到非常悲傷。在這喧擾的一天，牠幾乎都被我關在暗處，被悶在塑膠袋裡，這樣承受由我的情緒所帶給牠的傷害。現在牠離我遠去了，去到那相對遼闊的世界；可是，牠將面臨的，會是什麼樣的未來呢？

就在這麼胡思亂想時，我聽到了腳步聲，於是抬高視線。隔著樹叢，我遠遠就看見林家祥走了過來，便趕快找到生態池另一端的灌木叢，將自己藏匿。他靜默地拿著他那只瓶子，穿過樹叢走入長草堆，在生態池旁蹲了下來。他的臉沉沉地黯著。我想起剛才他拿到死去了的金魚時，那頓時的驚愕，和隨之而來的哇哇慟哭，不禁覺得他此刻的表情有些可怖。

他將瓶子舉高，端詳著那隻已經灰了的金魚，輕輕搖晃，似乎還想將它搖醒，但它卻因搖盪而直直翻了過來，鼓脹的肚子挺得老高。林家祥的肩膀抽搐了一下。我看見那金魚遮去陽光在他臉上投下一塊陰影。之後他低著身子，將瓶子的瓶蓋旋開，似乎準備將金魚送進生態池裡。而當他將瓶子反轉過來，我卻只看見瓶子裡的水咕嘟咕嘟流出來，然後就停止了。

出口塞住了。

他對著那隻金魚大叫自己的名字，又喊：

「出來，出來啊！」

我突然想起來，並想問他：當初，那隻金魚是怎麼進去的？

但我只是看著他在水池邊癱軟地跪坐了下來，且「啊啊啊」地哭叫著。

我從樹叢後面慢慢起身，想趁機離開，卻擾動了草葉，發出聲響，林家祥似乎因此朝我所在的方位轉了過來。不過我想他應該沒有看見我。可是，他卻像是對著誰那樣地說出了一句話，讓我全身毛孔豎直，並忽然想起，和他迷失在傍晚的校園的那一天；那天的最後，抵達大門之前，我和他終於從一個樓梯口出來，迎面卻撞見了擺放在穿堂正中央的大鏡子。

那時，林家祥在我身後，突然站住了。我還來不及轉頭，他就對著鏡子裡的

一切影像，以及那圍困著我們的、漸漸深重的黯黑，彷彿是對著一大群人那樣，
雙眼圓睜地吼叫道：

「你們幹嘛那樣看メテ？」